



中国三峡出版社

毕淑敏

作品精选

BISHUMIN
ZUOPIN
JINGXUAN



92311

I267

245



200404099

毕淑敏作品精选



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5. 北京

(京)新登字 199 号

责任编辑：牛力 杨昕

装帧设计：杨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淑敏作品精选/毕淑敏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5. 6

ISBN 7-80099-092-3

I. 毕… II. 毕…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②毕淑敏-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7532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 插页：2

字数：372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0.50 元

作家——医生毕淑敏

王 蒙

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狂姐、原水爆或者荷兰豆，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

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这名字普通得如——对不起——任何一个街道妇女。

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地好（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王蒙大悦焉！）。她的开始写作源起于父亲的建议，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的母亲的教导，为了写作她在完成了医学学业以后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优”的成绩毕业，继而读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有几个作家老老实实地这样学过文学？）。再说，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

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刺头反骨、不敬父母（而且还要审父）、不服师长、不屑学业、嘲笑文凭、突破颠覆、艰深费解、与世难谐、大话爆破、呻吟颤抖、充满了智慧的痛苦天才的孤独哲人的憔悴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安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怪物。

毕淑敏则不是这样。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渡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而在我们国家，常常是杀人之论火爆易红，救人之论黯然无光；大而无当之文如日中天，诚实本分之作视若草芥；凶猛抡砍之风时赢喝采，娓娓动人之章叨陪末坐。一句话，乖戾之气冲击文坛久矣，恨比爱强健，斗比和勇敢，骂比分析痛快，绝望比清明时髦，狂妄比谦虚“现代”，乌眼鸡驱逐掉了百灵与夜莺，厮杀的鼓噪遮盖了万籁，而与人为恶的文风正在取代与人为善的旧俗

.....

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善意、祥和、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即使她写了像《昆仑殇》这样

严峻的、撼人心魄的事件，她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善意与冷静，像孪生姐妹一样地时刻跟随着毕淑敏的笔端。唯其冷静才能公正，唯其公正才能好心，唯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自己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但至少无愧于、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如《紫色人形》、如《预约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去。她宁愿愿意忏悔“我”的多疑与戒备太过，歌颂普通人性（《翻浆》），而与泛恶论的咀咒与煽动迥异其趣。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

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分与心术，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和谐与健康的因子。

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他们太痛苦了，他们因痛苦而益发伟大了。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有病人也有医生，这才是世界，这才有各种

写不完的故事。

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当然，我宁愿意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我也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凉药，真对不起。

1995年5月

从西部归来

(代 自 序)

我 16 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奔跑了 6 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 6 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 5 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了这块共和国最高的土地。

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 5000 公尺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

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一道永恒的谜。

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唤着“我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语文好，数学也好。语文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当个记者，（不知为什么她从来没提到要我当作家，可能觉得当记者比较实际，而如何才能当上作家，她也不知道。）数学老师则说我以后可以上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女数学家。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地把这些话学给妈妈，没想到她训斥我说，这都是老师们逗你玩的，你永不要相信别人说你如何好的话。

我挺伤心的，从此养成了对别人的夸奖总是半信半疑。我不知这习惯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荣誉面前天生的镇静起来。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据说很难考，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更不消说，各小学校都是把招生单给了最优秀的学生，使竞争出奇的激烈。而且女生录取的很少，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外语学校读书时，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平时都是5分，期末考试都是“优”。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

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20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给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给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

我是一个优秀的卫生员。有一天，我在军报上看到了一个叫做“毕淑敏”的人写的一首诗，就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众，全中国从8岁到80岁的女人，有几万叫这个名字的吧。但是我的姓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写了一首诗，觉得很亲切，就很仔细地读。

一读之下，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但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向任何一家报刊投过稿。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没有人负责向我解释。时间一长，我就把它忘了。但许久之后军邮车上高原的时候（由于道路封山，邮车很长时间才上来一趟），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黄色封面的采访本。我才得以确认那篇诗确是我的作品，这个本就是稿费了。

我用那个本记了许多有关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知识，我是一

个很刻苦的卫生员。

一个偶然的机，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对我说，你的那首诗啊，里面充满了鲜血和死亡的意识，真不像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所写。

我恍然大悟说，噢！原来我的那首诗是你给我投到报社去的啊！

他说，不是我。

他告诉我，是军报的一位记者到阿里高原采访，高原反应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毫不留情地击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记者很忠于职守，就在高原这仅有的一天里，挣扎着看了一些单位的黑板报，摘了一些作品带回去，我的小诗也在其中。回去以后，别人的都没选中，只发了我的那一篇……

我不知道自己随手涂抹的句子还有这样的经历，但幼时妈妈的教育使我绝不大惊小怪。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喜悦，只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会再有第二个记者匆匆下山，不会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诗……

那大概是 1971 年的事吧。

我继续专心地学习医学知识，一点也没有因此想投稿搞创作什么的。

当了几年兵，我回家探亲。我的父亲很郑重地同我谈到了那首诗，说他很高兴。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愿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还是没想到写作，只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在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

我曾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

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

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 6000 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 17 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

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的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图钉似的楔入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机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那一瞬我苦恼之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医生），拉着我的马尾马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

我为一个20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铁磁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

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严寒使掉出的肠管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膨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会笑话我的，他们把生生死死看得像蚕蜕皮一样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很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撑着，像一种干果的翅膀。

那个小兵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 20 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层中，该有一小块泥土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

1980 年我转业回到北京，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

对一个 30 岁的女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

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

但是，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强烈地撞击着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感觉陌生。

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

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的父亲有一天对我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你为什么不写呢？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但我除了爱看小说以外，从未经过正规的文学训练。

我决定先系统地学习。恰巧这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招收自学生，不必到校听课，只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参加考试，取得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我开始了偷偷的学习。为什么要偷偷的呢？我总觉得一个医生要学着写小说，是件不正常的事情。你想啊，医生是和人的性命打交道的职业，谁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手里？虽说我在上班看病的时候，绝对全神贯注，但我仍为自己的自学感到惭愧。

人们知道了我的自学，仍然找我看病，我真的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内科主治医师。但是病人们说，毕大夫，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有了医学的大专文凭吗？这如今图的什么呢？

我无法回答。

一个微茫的希望远方磷火般的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以毕业论文“优”的成绩结束了自学。

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了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

日光灯管发出嘶嘶的叫声，四周一派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在不到一周内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写了大约 100 多万字的作品，获得了多次的文学奖。

我写了高原严酷的军旅生活，也写了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我的笔触有时涉及女性微妙的心理，有时也探讨经济领域眼花缭乱的现象……我是一个写作题材比较宽泛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心绪比较放松。我总想，自己原本是一个医生，因为有话要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也是很神圣的。

我后来又读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现在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专业作家。之所以暂时的不当医生了，主要还是为了对病人负责。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无论自己多么在意，有时也难免分神。影响了写作不要紧，耽误了病人就糟了。告别医院的那一天，我心里好忧伤，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

医生和作家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可叹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能选择其一。

我的父亲已经仙逝。他的眼睛在天上注视着我，更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遁的庄严感。

为了西部那座美仑美奂的雪山，为了我的父母殷殷的期望，我将努力写作，直到我无法胜任这一神圣的工作时为止。

目 录

从西部归来（代自序）

散 文

信 使.....	(3)
葵花之最.....	(8)
昆仑山那里出核桃	(12)
昆仑之吃	(16)
昆仑之眠	(23)
昆仑之喝	(29)
你永不要说	(35)
呵护心灵	(39)
雪线上的蛋花汤	(44)
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	(49)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	(55)
握紧你的右手	(59)